

# 探索青年印順法師的思想

侯 坤 宏\*

2010年7月間，筆者為研究民國佛教史，翻閱民國20-30年間出版的《現代僧伽》及《現代佛教》雜誌，<sup>1</sup>發現了幾篇印順法師寫的文章，這幾篇被遺忘的「早年習作」，未收入《妙雲集》、《華雨集》或《永光集》中，雖然印順法師在第二次結集（第一次是《妙雲集》）自己的著作——《華雨集》時說：

我的寫作，到此為止。過去講說而沒有記錄的（留有錄音帶）；早年不成熟的作品而沒有編入的；也有沒有找到的。總之，《華雨集》所沒有編集的，就是我所不要保留的，無論說得對與不對，都不再是我的了，如舊物而已被丟棄了一樣。<sup>2</sup>

但，居於「求全求備」的角度，我們如果能將印順法師「早年不成熟的」，或者是「沒有找到的」作品蒐集齊全，並就其內容與特色加以分析，對於了解「印順思想」的全貌，應該是有所幫助的。

印順法師這幾篇早年作品，依發表時間先後，分別是：1、〈論不立文字〉，《現代僧伽》4卷4期，民國20年12月10日；2、〈抉擇三時教〉，《現代佛教》1卷1期，民國21年1月；3、〈共不共四句的研究〉，《現代佛教》5卷2期，民國21年2月10日；4、〈三論宗二諦與中道之研究〉，《現代佛教》5卷3期，民國21年3月10日；5、〈理想中的偶像——耶穌〉，《現代佛教》5卷5期，民國21年5月10日；6、〈真實論〉，《現代佛教》5卷8、9、10期合刊，民國22年4月10日；7、〈吉藏大師的法華觀〉，發表時地同〈真實論〉。

我們如何看待這幾篇文章？這幾篇文章在印順法師畢生著作中的地位如何？這些文章與其後寫的作品有何聯結？在解答這些問題之前，有兩個關於印順法師生平的「時間點」得先提出來說。一是他出家的時間，二是他完成閱藏的時間。印順法師是在民國19年10月11日（1930，25歲時）在普陀山福泉庵依止清念和尚出家，<sup>3</sup>民國25年秋（1936年，31歲）在普陀山佛頂山完成全藏之閱

讀。<sup>4</sup>從他出家到閱完全藏，前後有6年時間，由上列7篇作品出版時間看來，我們可以確定，這幾篇文章都是在他閱藏之前寫的，也就是在出家後不久寫的，這些文章可以視為他的「早年習作」。雖然說閱藏常為「趕進度」，且在缺乏問題意識情形下，進行大量閱讀，難以深入體會經論奧義；但閱藏對全體佛法之掌握與了解，還是有很大的助益，對打開眼界與心量格局上，也是一種很好的訓練。

為了解印順法師寫這幾篇文章的時代背景，有必要說明一下他在這段期間的經歷。民國20年2月（26歲時），他到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，第二學期插入甲班，但暑期考試還未終了就病倒，8月初，代院長大醒法師要他去鼓山湧泉佛學院教課。民國21年上學期，大醒法師要他為甲班同學講課。<sup>5</sup>據印順法師自述，民國20年，是他寫作開始的一年。在上學期，寫了〈抉擇三時教〉、〈共不共之研究〉；下學期，在福州鼓山湧泉寺，寫〈評破守培上人「讀唯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」〉。<sup>6</sup>〈抉擇三時教〉在印順法師的自傳中沒有被遺漏，〈共不共之研究〉在剛發表時題為〈共不共四句的研究〉，他如〈論不立文字〉、〈理想中的偶像——耶穌〉、〈真實論〉、〈三論宗二諦與中道之研究〉、〈吉藏大師的法華觀〉等篇，都被遺忘（漏）了！以下先介紹被遺漏的幾篇文章之主要內容，並就其與後來印順法師著作之關聯性略加論述，以了解一代佛學大師早年（「青年印順」）思想之一般。

一、〈論不立文字〉：民國20年10月1日寫於福州鼓山佛學院，發表於當年12月10日出刊之《現代僧伽》4卷4期。這篇是印順法師最早發表的文章，依筆者理解，印順法師寫這篇文章的主旨，是破斥中國禪宗末流忽視文字之非。他在文中批評說：

更有進者，悟所證（不落言詮）為能證，妄執不立文字，默然終日，自謂禪宗正旨。卑學為教下，唯語錄之是崇；哂戒律為小行，而清規之是尚；上智不敢非，下智不敢議，馴至

我中華數十萬僧伽，盡陷於迷信啞羊之流，罪其誰歸！<sup>7</sup>

印順法師因「觀此邪執，烏敢緘默」，乃「本聖教正理，斥其『不立文字』之非，而摧其貢高我慢之執」。最可痛者是，禪家常執文字相，不了文字當體即空，動輒言最上一乘不立文字，「是欲使佛法陵夷，僧伽成啞羊而已！」他進一步批評說：

三藏經論，不必深究，諸祖語錄，不可不讀；不知禪和子用意也何在？弟子欲求學，強以坐香而誤之，不離文字以毒之；青年失學，老大庸劣，僧格墮落，世人清毀；其罪也誰負？<sup>8</sup>

印順法師認為，禪宗末流「僅知文章之為文字，不知六塵皆文字相」，「性、相、台、賢，尚罕見此」邪執，故應斥之。「時至今日，佛法衰微，瞎修盲參，比比皆是；廢棄義學，罔知教理」。印順法師為治此邪執，文中最後強調：「佛法妙玄，文字能通；解理起修，因行證果；闡佛法之光明，以文事而作佛事。」<sup>9</sup>

印順法師在民國57年出版的〈談人世與佛學〉一文中，<sup>10</sup>他將佛學分成二類：一是重知識的甲型，二是重經驗的乙型。前者重視知識，尊重客觀立場的研究，屬於「智增上」型。後者著重經驗，略於事相分別，重於行果之發揚，偏向「信增上」。印順法師自己是重知識的甲型，傾向於客觀的研究者。他認為，中國佛教的衰落，不僅是空疏簡陋，懶於思惟，且高談玄理，漠視事實；輕視知識，厭惡理論，致陷於籠統混沌境界。<sup>11</sup>「中國佛教特重於行，義學且廢；義學衰，而重行之佛法亦衰。」<sup>12</sup>以撐持中國佛教千餘年的禪宗為例，雖曾經隆盛到極點，但因禪者專重向上，專重直觀，輕視嚴密義學，遂使中國佛教從平淡而貧乏，由貧乏而衰落，禪宗也就失去開創時代的活力與創新精神，變成叢林祖制的保守者而已。<sup>13</sup>禪宗之衰，因輕義學，「不立文字」是義學衰之主要原因，可見印順法師在出家不久就看出中國佛教衰弱的主要癥結。印順法師是學問僧，畢生精力完成集中在研究義理上，由「青年印順」最早寫的這篇〈論不立文字〉，對照他後日對中國佛教（或禪宗）的批判，前後思想脈絡頗為一致。

二、〈理想中的偶像——耶穌〉：這是印順法師最早寫的評論基督教的文章。印順法師在宗教信仰的抉擇上，並不是一開始就選擇佛教，而是經過一番徬徨時期，在選擇佛教之前，他曾讀過仙經，進過同善社，也學過靈子術與催眠術，「對於神道教的仰信，暗中摸索了兩三年」，「出入老、莊、孔、孟，有四五年之久」，後經朋友介紹，才接觸到基督教，並且發生了濃厚的興趣。他說：

我研讀《新舊約》，閱覽《真光》、《靈光》、《基督徒》等雜誌；我實行禱告，參加過奮興會，然而我終於不能成一基督徒。外緣是：那時掀起反基督教運動，雖無關於基督教義自身，而基督教會憑藉國際背景，不免有文化侵略的罪嫌。主因是，某種思想的難以接受。如信者永生，不信者永火。不以人類的行為（內心與外行）為尺度，而但以信我不信我為標準。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」，有強烈的獨佔的排他性；除屬於己方以外，一切都要毀滅。階級愛的底裡，顯露出殘酷的仇恨。又如靈是神那裡來的，從神而來的靈，經肉的結合而成人。照基督教義（重生才能得救）看來，走向地獄是大多數。全知全能的神，歡喜被稱為自己兒女的人類如此，這可說是莫測高深，也可說豈有此理！我不能信賴神是慈悲的，所以也不信耶穌可以為我贖罪。<sup>14</sup>

可知印順法師對基督教義並不陌生，這篇〈理想中的偶像——耶穌〉發表於民國21年5月，當時他出家才1年7個月，而接觸基督教《新舊約》則是在民國15年間。<sup>15</sup>由〈理想中的偶像——耶穌〉，我們可以知道印順法師對基督教的看法，他說：基督徒「重感情，薄理智，不願意運用自己的思想，抉擇事理的是非。縱然有機會，真理顯示在他們的面前，但結果的效用，仍舊是等於零」。印順法師認為《聖經》有簡別的必要，絕不能一句「上帝說」、「耶穌說」來搪塞；他肯定耶穌的人格，但對某些基督徒的過於神化耶穌的作法卻不苟同，他說：

論到理想中的耶穌，從四福音中，看到耶穌的心與行，實在值得我們欽崇。他那慈悲的心胸，巨大的犧牲，偉大的願力，高潔的人格，律於佛法，確然是一大菩薩。但是一般基督徒，把他神化了，把他真相隱蔽

了，滿面的烏煙瘴氣，戴上了上帝的假面具，這是多麼胡鬧！<sup>16</sup>

最後，印順法師歸結說：「現在的耶穌，完全是理想中的偶像，是邪見妄想的結晶，誘人沉淪的魔王。依真理為歸宿的人們！起來！消滅這異端與邪說！」<sup>17</sup>這時期的印順法師，對基督教的態度是堅決的、毫不妥協的！

〈理想中的偶像——耶穌〉是印順法師所寫第一篇破斥外道——基督教的文章，一直到民國52年，亦即在經過31年之後，他才又寫了三篇。事情的起因是，當年青年節前後，臺北和平東路某教會信徒到慧日講堂來訪，並贈送《新舊約全書》，希望印順法師「研究研究」，他受此「刺激」，所以寫了〈上帝愛世人〉，〈上帝與耶和華之間〉二篇文章，<sup>18</sup>後來收入《妙雲集》下編之六《我之宗教觀》中。《我之宗教觀》另有一篇〈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〉，所以合起來共有三篇，這三篇文章，發表於民國52年7月至53年8月間。<sup>19</sup>

將印順法師前後兩次批判基督教的文章加以比較，前一次（民國21年）是他主動寫的，後一次（民國52—53年）則是被動而寫，他對基督教的態度，前後一致，且第二次的批評更中要害，這可用他在〈上帝愛世人〉一文中說的想法為呈現，他說：

希伯來的一神教，連耶穌先生的福音在內，正是淵源於奴隸社會的時代，現實世間的主奴關係，被反映而鑄成宗教意識。……我是中國人，無法養成耶和華與耶穌先生所要求的奴性。我一向不願意作誰的主人，也不願作誰的奴隸。所以我非常抱歉的，離開了耶穌先生而進入佛教。……「上帝與人為主奴關係」，是讀通「聖經」的總線索，也可說是「聖經」的一貫之道。確認了這，上帝愛世人的微言大義，才明白地顯露在人的眼前。<sup>20</sup>

三、〈真實論〉：民國21年7月15日寫好，翌年4月10日發表，這篇文章旨在探討「宇宙、人生之真理（相）」。印順法師以為，能徹底顯發宇宙之真理者，即是我人讚禮皈依稱為佛陀之釋迦牟尼佛也。此文共分五節，除一、五節外，其中第二節為「真實之定義」，第三節為「真實之體相」，第四節為「真實之探索」。

印順法師以為：世人以佛法為一種神秘之法門，而不肯研求。不知佛法無所謂神秘，唯指示人以真實之事理而已。「佛教徒不了佛法之為真實，尤不了於世間極成真實之重要，致佛法成為一種特殊之宗教，欲離社會而獨立。所謂弘法利生，等於虛話。使之世間極成真實之意義，則五明為所當學，即世法而成佛法矣。」<sup>21</sup>佛教徒當學聲明、工巧明、醫方明、因明、內明等五明，五明中又以內明最為重要，文中印順法師還提到：「欲知宇宙萬有之真相者，當多聞薰習（至教量）、如理作意（比量）、法隨法行（修得有漏現量）、如實證得（無漏現量）」。<sup>22</sup>

接下來的兩篇——〈三論宗二諦與中道之研究〉與〈吉藏大師的法華觀〉，是有關三論宗研究的文章。據印順法師自述，早在民國16年，開始閱讀佛典，第一部便是《中論》，在師友中，他「是被看作研究三論或空宗的」，「出家後，曾一度留意唯識，但不久即回歸空宗——嘉祥的三論宗」。<sup>23</sup>可知，在印順法師出家前及其剛出家後幾年，對中國八大宗派之一的三論宗接觸較多，也比較有好感。這段期間，印順法師與三論宗的關係是這樣的：民國21年上學期，在閩院講《十二門論》。民國23年正月，為閱覽三論宗的章疏，到武昌佛學院，寫了〈震旦三論宗之傳承〉。同年6、7月間，赴廈門閩講院講《三論玄義》。9月15日，在《海潮音》發表〈中論史之研究〉。民國24年4月，以「啞言」為名，在《海潮音》發表〈三論宗大旨〉。<sup>24</sup>我們可以說，印順法師在這幾年中，三論宗是他關注的重點。以下進一步介紹這兩篇他研究三論宗的早期作品。

四、〈三論宗二諦與中道之研究〉：是印順法師早年研究三論宗思想的第一篇文章，此時期他對三論宗評價甚高，他說：

三論宗，肇源於龍樹，傳譯於羅什，大成於吉藏。其為言也：蕩滌情慮，類杲日之當空，而無幽不顯；化被群庶，如時雨之滂沱，而根莖俱潤。高高而不測其極！深深而莫知其底！言而無當，破而不執。凡我佛徒，宜同探究！<sup>25</sup>

印順法師認為，「三論宗旨，言以不著為先，心以無住為貴，宜因指以得月，勿守筌而喪真；若有所受，

徒增病耳。」<sup>26</sup>二諦與中道是三論宗重要的宗旨，「二諦中道者，一往言之，二諦明其言教，中道彰乎理實，能顯之教有多，統攝總歸二諦；所明之理不二，無別唯言中道。然教是即理之教，故即中道為二諦；理是即教之理，故即二諦為中道。即中道為二諦，非一非異而有異；即二諦為中道，非一非異而言一。非一即非異，非異即非一，二諦中道，互攝、互融。由二諦故，不著於中；由中道故，不墮於邊；兩邊不著，中間不留，無以名之，名之曰二諦中道」。<sup>27</sup>

對於中道，印順法師在《空之探究》一書，有更精確的說明，他說：

中道，是佛法也是佛弟子遵循的唯一原則。一切行為，一切知見，最正確而又最恰當的，就是中道，中是不落於二邊——偏邪、極端的。以行來說：《拘樓瘦無諍經》說：耽著庸俗的欲樂是一邊，無義利的自苦行是一邊，「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」，中道是八聖道。……正確而恰當的中道，不是折中，不是模稜兩可，更不是兩極端的調和，而是出離種種執見，息滅一切戲論的。……中道是離二邊的，也就是《中論》所說的八不。依中道——八不的緣起（假名），能成立世俗諦中世出世間一切法；依中道——緣起的八不（空），能不落諸見，契如實義（勝義）。<sup>28</sup>

五、在〈吉藏大師的法華觀〉一文中，印順法師對三論宗的集大成者——嘉祥吉藏大師推崇備至，文中說：

他的思想，建立在《般若》的磐石上；圓融博大，絕非一般底『破相教』的觀念所能窺見。他的佛法觀，是平等一味；雖隨機見不同，而有偏重與增勝，但價值的估定，依然是平等平等。平等，確是佛法中最可寶貴的中心思想。

一般人太漠視了他，——他是三論宗的代表者——把他的真意義蒙蔽認為是迴邪入正，迴小入大的工具，「破」便是他整個思想的界說，因之，三論就落在「第二時」、「始教」、「通教」的範疇裏。

吉藏大師說：「若專守破斥之言，斯人未體三論者也」。要知他的三論學，——般若——乃是整個的佛法，不是局部的。他視線的集中，不在破而在那非破可破的真實；唯證知

方的妙法；從無相而相歷然，相歷然而無相的佛教。<sup>29</sup>

印順法師認為，唐朝以前的「法華師」，並不像後來「定天台為一尊」，南方的成論師、三論師，北方的地論師、四論師，都以自己的教義來解說《法華》。吉藏大師是當時的法華師之一，宣講《法華》300多遍，還著有《法華經義疏》（12卷）、《法華經玄論》（10卷）、《法華經統略》（6卷）、《法華經遊意》（2卷），可見他對《法華》用力之深。印順法師通過上述著作，指出吉藏大師的法華觀，是建立在般若上，融攝了世親的《法華論》，在其著作中，隨處可以看到他對光宅的批評。<sup>30</sup>據《續高僧傳》〈法雲傳〉載，光宅法雲講解《法華》極妙，時無倫比，其說法由門人輯為《法華義記》。此書曾經高麗傳至日本，聖德太子據以完成《法華義疏》。天台智顛著有《法華玄義》，對《法華義記》也有所批評，但《法華玄義》還是從《法華義記》的基礎上加以揚棄而成，可以說是從《法華義記》中脫胎而出的。<sup>31</sup>

以上介紹了「青年印順」的5篇作品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印順法師這幾篇文章，都是用「印順」名義發表；筆者前些年編寫《印順法師年譜》時發現，印順法師用過的筆名，前後有有「啞言」、「力嚴」、「竺緣」、「善慧」、「僧政」等5個，主要出現在兩個時段中：第一個時段在中國大陸時期，用了「啞言」、「力嚴」、「竺緣」三個筆名，第二個時段是在來臺以後的民國42年，接掌《海潮音》社長時，曾用「善慧」、「僧政」兩個筆名。在民國20-22年間，印順法師還沒有用筆名發表文章，他最早用筆名，是在民國23年6月在《海潮音》第15卷第6號刊出之〈震旦三論宗之傳承〉，及民國24年4月15日，在《海潮音》刊出之〈三論宗大旨〉，均係以「啞言」筆名發表。<sup>32</sup>也因為本文所介紹的這些他的早年作品，都是以「印順」之名發表，所以我們可以確定是他寫的文章。

做為當代漢傳佛教最重要的佛教思想家——印順法師，他的大部分著作均在其生前結集出版，在教界、學界廣泛流通。本文所介紹的這5篇被作者「忽視」、「遺漏」的文章，又有甚麼特別意義？這裏謹歸納三點個人淺見如下。

一、對於重要思想家之研究，除留意其思想業已成熟的部分外，對於其早年較不成熟的思想，也值得加以追蹤探討，這樣才比較能掌握其思想全貌。在哲學界，有對「青年黑格爾」、「青年馬克思」之思想加以研究探討者，對於佛學思想家——印順法師的早年思想，也是值得我們留意、探索。

二、印順法師〈抉擇三時教〉、〈共不共之研究〉這兩篇寫於在閩南佛學求學期間，沒有被印順法師本人遺漏，可能與這兩篇文章較具思辨性，且曾受太虛大師嘉勉或評論有關。其中〈抉擇三時教〉，「係對智光的三時教，唯識宗的三時教，抉擇而予以融貫，主要是學習虛大師的融貫手法。」<sup>33</sup>〈共不共之研究〉在初發表時題名為〈共不共四句的研究〉，此文曾引起太虛大師注意，太虛大師在評〈共不共之研究〉一文中云：原文根據識論之所說，義誠正確。但於解釋「用」義、「變」義，與對於基師或破或救諸義，則猶多缺誤之處。<sup>34</sup>此為太虛對師撰述之首次評論。

前文據印順法師所撰《平凡的一生》，提到他於民國20年在福州鼓山湧泉寺，寫有〈評破守培上人「讀唯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」〉。<sup>35</sup>此文發表於民國22年2月15日出版之《海潮音》雜誌，題目稍有不同，是為〈答守培師駁評破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後的意見〉，文章從：不顧史實、未窮教理、成見太深、一性五性、依他有空、三性三無性、真如問題、一能變與三能變、顯識與分別識、唯識四分等各方面，以答守培法師之駁斥。<sup>36</sup>這篇文章，有著「青年印順」的盛氣。守培法師在民國44年捨報，印順法師在翌年2月15日，在《海潮音》月刊發表〈悼念守培上人〉，讚嘆守培法師是「一位敢於向舊有佛教提貢不同見解的勇士」，印順法師對勇於思考、勇於突破傳統的人，是充滿敬意的。<sup>37</sup>

三、就印順法師思想歷程言，從他在民國19年（25歲）在普陀山福泉庵出家，到民國25年（31歲）在普陀山佛頂山完成閱藏，可以視為其思想準備蘊釀期。往後又經過幾個重要的研究書寫，其思想才比較趨於成熟。其中包括：1、民國29年（35歲），在貴陽大覺精舍，寫成《唯識學探源》

一書，進入了認真的較有體系的寫作。2、民國30年（36歲），上學期，回住漢院。這一學期，以力嚴筆名，發表〈佛在人間〉、〈法海探珍〉等，突顯了他對佛法的觀點。3、民國31年（37歲）：住合江縣的法王學院，完成《印度之佛教》的寫作。<sup>38</sup>此書之完全，標誌著一代佛教思想家之誕生，就印順法師個人學思歷程而言，是由青澀的學習階段，逐漸走向創發階段。<sup>39</sup>如果對照前面介紹的幾篇印順法師「早年習作」，更可以讓我們了解「印順思想」的全貌，而這正是筆者撰寫本文的用意。

\*國史館纂修

- 1 《現代僧伽》民國17年創刊，至民國21年改為《現代佛教》（第5卷第1期），其旨趣為：1、團結現代僧伽，2、住持現代佛教，3、建立現代佛學，4、化導現代社會。大醒法師當時任職於閩南佛學院，對此二刊物之編輯、出版著力甚多。《現代佛教》，第5卷第1期（民國21年1月），目錄頁前〈卷頭語〉。
- 2 印順法師著：《華雨集》，第1冊（臺北：正聞出版社，民國82年4月，初版），序，頁2。
- 3 侯坤宏編著：《印順法師年譜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08年3月，初版），頁20；印順法師著：《平凡的一生》（增訂本）（臺北：正聞出版社，民國83年7月，初版），頁9。
- 4 侯坤宏編著：《印順法師年譜》，頁25；印順法師著：《平凡的一生》（增訂本），頁14。
- 5 印順法師著：《平凡的一生》（增訂本），頁10-11。
- 6 印順法師著：《平凡的一生》（增訂本），頁152、212。
- 7 印順法師：〈論不立文字〉，《現代僧伽》，第4卷第4期（民國20年10月1日），頁296。
- 8 印順法師：〈論不立文字〉，《現代僧伽》，第4卷第4期，頁298。
- 9 印順法師：〈論不立文字〉，《現代僧伽》，第4卷第4期，頁299。
- 10 侯坤宏編著：《印順法師年譜》，頁247-248。
- 11 印順法師：〈談入世與佛學〉，妙雲集下編之七，《無諍之辯》（臺北：正聞出版社，民國81年3月，修訂1版），頁208-228。
- 12 印順法師：〈佛學論文集序〉，妙雲集下編之十，《華雨香雲》（臺北：正聞出版社，民國81年4月，重訂1版），頁255。
- 13 印順法師：〈中國佛教前途與當前要務〉，妙雲集下編之八，《教制教典

- 與教學》(臺北,正聞出版社,民國81年3月,修訂1版),頁12。
- 14 印順法師:〈我怎樣選擇了佛教〉,印順法師著:《我之宗教觀》,妙雲集下篇之六(臺北,正聞出版社,民國81年2月,修訂1版),頁301-304。
- 15 侯坤宏編著:《印順法師年譜》,頁16。
- 16 印順法師:〈理想中的偶像——耶穌〉,《現代佛教》,第5卷第5期(民國21年5月10日),頁371、373。
- 17 印順法師:〈理想中的偶像——耶穌〉,《現代佛教》,第5卷第5期,頁376。
- 18 印順法師著:《平凡的一生(增訂本)》,頁160。
- 19 侯坤宏編著:《印順法師年譜》,頁212-222。
- 20 在民國42年6、7月時,印順法師在《海潮音》發表〈慈悲為佛法宗本〉一文,對基督教義也有極中肯的批評,他說:「基督教的博愛,根源於迷妄的神造說。由於神的缺陷性,雖經過耶穌多少的洗革,還是無法完善。這因為,耶和華本為希伯來的民族保護神,有著戰鬥與嚴酷的性格。對於不信者,罪惡者,外邦人的擊殺毀滅,神是從來不憐愍的。……在基督教的神學中,永生天國,並不因你的善行,而因於信仰。不信神,不信耶穌,你的什麼也沒有用。換言之,信我的,屬於我的,才是生存;不信我的,不屬於我的,便是死亡。這種宗教的獨佔性,排他性,不但論理不通,實在赤裸裸的表現著非人性的,不民主的猙獰面目。」印順法師:〈上帝愛世人〉,印順法師著:《我之宗教觀》,妙雲集下篇之六,頁190-191、214;印順法師:〈慈悲為佛法宗本〉,印順法師著:《學佛三要》,妙雲集下篇之二,頁128-129。
- 21 印順法師:〈真實論〉,《現代佛教》,第5卷8、9、10期合刊(民國22年4月10日),頁11-18。
- 22 印順法師:〈真實論〉,《現代佛教》,第5卷8、9、10期合刊,頁18。
- 23 印順法師講、釋續明記:《中觀今論》,妙雲集中篇之二(臺北:正聞出版社,民國81年4月,修訂1版),自序,頁1。
- 24 侯坤宏編著:《印順法師年譜》,頁22-24。
- 25 印順法師:〈三論宗二諦與中道之研究〉,《現代佛教》,第5卷第3期(民國21年3月10日),頁243。
- 26 印順法師:〈三論宗二諦與中道之研究〉,《現代佛教》,第5卷第3期,頁250。
- 27 印順法師:〈三論宗二諦與中道之研究〉,《現代佛教》,第5卷第3期,頁249。
- 28 印順法師著:《空之探究》(臺北:正聞出版社,民國81年10月,6版),頁256-257;藍吉富主編:《印順·呂澂佛學辭典》(臺南:中華佛教百
- 科文獻基金會,民國89年4月,初版),上冊,頁435-436。
- 29 印順法師:〈吉藏大師的法華觀〉,《現代佛教》,第5卷8、9、10期合刊(民國22年4月10日),頁104。
- 30 印順法師:〈吉藏大師的法華觀〉,《現代佛教》,第5卷8、9、10期合刊,頁104-105、114。
- 31 呂澂著:《呂澂佛學論著選集(五):中國佛學源流略講》(濟南:魯齊書社,1991年7月,1版2印),頁2633-2635;藍吉富主編:《印順·呂澂佛學辭典》(臺南:中華佛教百文獻基金會,民國89年4月,初版),中冊,頁653-654。
- 32 侯坤宏編著:《印順法師年譜》,頁1-3。
- 33 印順法師在〈我懷念大師〉乙文中說,〈抉擇三時教〉是融會三論與唯識的,受到太虛大師來函嘉勉。印順法師:〈遊心法海六十年〉,《華雨集》,第五冊,頁6;印順法師:〈我懷念大師〉,妙雲集下篇之十,《華雨香雲》(臺北:正聞出版社,民國81年4月,修訂1版),頁300。
- 34 太虛:〈評印順共不共研究〉,《海潮音》,第13卷第6號(民國21年6月),理論,頁1-4;另參印順法師編:《法海微波》(臺北:正聞出版社,民國82年2月,4版),頁1。
- 35 印順法師著:《平凡的一生》(增訂本),頁152。
- 36 印順法師:〈答守培師駁評破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後的意見〉,《海潮音》,第14卷2號(民國22年2月),頁6-9。
- 37 《海潮音》月刊,第37卷2月號(民國45年2月15日),頁2-6。
- 38 印順法師著:《平凡的一生(增訂本)》,頁153。
- 39 印順法師在撰寫《印度之佛教》期間,曾為演培等講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、《中論》,後筆記成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記》、《中觀論頌講記》,是印順法師有關性空唯名系的重要著作。侯坤宏編著:《印順法師年譜》,頁33-45。